

情欲罗曼史
文：徐心仪

身体的情欲

日常生活中，“身体”是什么？“情欲”又作何解？也许“情欲的身体”可以暂时限定为有关性爱的身体，情绪变化带来欲望的起伏。在身体社会学的理论脉络之下，洛克与冯珠娣（Margaret Lock & Judith Farquhar）所强调的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超越各类二元对立的身体观（lived body）也是谢其描绘的身体带给我们的感受。一般来说，在情欲的领域，实践与行动要远远领先于理论研究，语言艺术创作也占有相对优势。那么，情欲究竟是不是适合被视觉方法研究？怎样被研究？如何用主体的语言去表述，又如何被他者倾听与观察，这本身构成了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谢其的作品提供了一条天然的路径。在近视模糊远观明晰的画作中，身体、情欲、性，这些概念不再飘忽不定，也不再被想当然化。生命所属的物质性的身体有了生存及生产的欲望空间，并且这种身体不再是受规训的、被消费的（带有受虐意味的），而是积极的、情欲的、充满力量的。

面对谢其的绘画，它们仿佛天真地去除掉生活与物质的影响，把我引向日常中身体与性的实践。至于它们是如何实现的，运用的战术与逻辑，它们镶嵌于言行的权力是怎样运作的，这些都开放给将要去探究那个世界的观众。

溯源谢其早期作品对肢体局部的描绘，同样是对身体的探索，只是与现在相比，当时的内容更明确直白，表现也更果断，明晰的画面背后已经带给观众一定程度上的压迫（氤氲在观众与作品之间的面纱更薄）。反观现在，主题并未改变，探讨的生活也永恒存在，只是程度更甚，更加复杂纠结、隐晦不安，但是表现手法却更柔软、暧昧。

谢其有着自己的生活规则，并尝试反抗传统的意象符号，传递不被界定与规训的情绪感知——私人化的意欲，给予观众充分的自由空间，并用以感知只独属于他们自己的特殊的生命体验。

画面迷狂的色彩渲染着似无起伏的平静，而冷静叙事的画面又充满暗涌的张力。这样的矛盾通过谢其细腻的情绪处理最终达成和解，并按照其生活规则，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不过，这些情绪的向外宣泄似乎从来都不是谢其风格的主体，一向“强势”的她更关心的是隐伏在层叠的画面下细腻的情感迷思与模糊的生命质感的边界。滴答坠落的欲望难以穷尽，缓缓淌出，又细细渗进观众的情绪，并藉由此构成共同的回响。

虚构的魔鬼

通过“虚构感知”和“镜中魔鬼”两个诗学概念，诗人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以孩童稚拙认知世界的模式，类比文学认知现实的过程。谢其的绘画同样如此，二者异质同构，都是以现实世界（生活中的物质或者物质属性的生活）为出发点，继而超越现实的边界，进入情绪感知的主观领域，通过虚构的感知和镜中观照，无限接近隐藏在事物表象下的真实。

赫塔·米勒认为的真实不是客观的体验，更像是一种主观的认知。与此相同，叙事和被观察对象的主体身份对谢其来说并不重要。在这里，日常生活仿佛虚构的舞台戏剧，会出现在天衣无缝的不真实中，乃至遮蔽了我们刚刚还用手去触碰之物的实在，画家让这种具体的真实以另外一种形式显露出来。

谢其说：“灯光将人物置于舞台中，它暗示着某种困境或窘境。”画面中的有意干扰使氛围一层层叠加。有些画面看起来尚未完成，但墨已耗尽；而另一些画面则似乎被随性所致的色块流淌漫开。现实生活被这些骚动侵扰，完整的感觉被弃之一旁。未知和无限想象空间带来的不安定感与恐惧无时不在，导致了“虚构感知”在谢其画面中的普遍与必然，甚至也构成了它的内容，去揭示表象之下的真实。这又回应了诗人的判断，“或许一直伴随着我们的、天经地义的感知的虚构就是恐惧。我们无法限定它的缘由，也无法给予它确定的命名。”这同样是艺术家所追求的效果——脆弱易碎的、无常的美——画面中身体、骨骼、物像的矛盾之处。它们因脆弱而美丽，像我们的情感能力一样，在张力平衡下维持。

与拉康（Jacques Lacan）著名的“镜像隐喻”不同，这里照镜子这一行为并不意味着照镜子的人（能指）在他自己的映像（所指）中看到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主体与世界尚未分裂。恰恰相反，在谢其画中，照镜子的“我”在自己的映像中看到的是一种陌生的状态——“镜中魔鬼”。和“虚构感知”一样，它们的关键都在看这一行为所转化的个人体验上，这与谢其想要表达的生命体验的重构不谋而合。特别是2015年以来，随着“人民币系列”的深入展开，画家不仅渐渐摆脱掉意识形态体制和艺术系统的束缚，还迈向了一种更具普遍性的认知实践。这也充分体现出谢其创作自身极具弹性的适应和控制能力。在轻重缓急、有无虚实之间，作品似乎有意将观众逼至两个端点，但她又有足够的能量和想象自由穿梭在两极之间。这种蕴含着巨大张力的节奏在唤醒我们在庸常生活中沉睡已久的感官秩序的同时，释放出了一个又一个超出我们日常经验的认知世界。

暧昧的眩晕

“暧昧”是贯穿谢其创作的线索。观看其绘画：模糊赋形，一次又一次地覆盖，情绪萦绕在不同时刻留下的痕迹，这些印痕，又共同构成了新画布的底色，如此反复，“暧昧”得让人眩晕。就像作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自我标榜的“心理罗曼史”，谢其的探索呈现了一个连接生活与情感、现实欲望与想象压抑的中间地带。对身体作为欲望机器的引用与杂糅，使绘画也呈现出文本叙事所带有的重构性与疏离感，同时证明了其潜藏的浪漫本质。

谢其在创作它们的时候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我联想到瓦萨里《艺苑名人传》(Giorgio Vasari,《Le vite de' più eccellenti architetti, pittori, et scultori italiani, da Cimabue insino a' tempi nostri》)中所提到的“优雅”，艺术史家发明的评价绘画的标准和谢其似乎达成某种一致。瓦萨里所说的优雅虽然与甜美雅致、朦胧柔和的概念具有某种联系，但其最贴切的含义则是指艺术表现的无法之法和自由境界，意味着艺术家的创作不再受规则的束缚，全然凭个人的趣味和意愿，从容自若，举重若轻，毫无苦心经营的痕迹。简单来说，就是画作看着轻松易得但其实花费很多思考和精力，但是你又看不出这种费劲努力的痕迹，似乎浑然天成。

强烈色彩对比下的欲望冲突化成指间水雾，盈盈环绕，少了压抑与强势，更多了轻盈。思考的主题未变，表达的手法变了，给观者的感受也不一样呢……最终，一切的一切都回归生活。